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五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 撰

列傳第四

王世充

竇建德

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也寓居新豐祖支頹
耨早死父收隨母嫁霸城王氏因冒姓焉仕至汴州長
史世充頗涉經史尤好兵法及龜策推步之術開皇中

以軍功拜儀同累轉兵部員外郎善數奏明習法律然
舞美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
議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大業中累遷江都丞
兼領江都宮監時煬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
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必稱善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
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世充知隋政將亂陰結豪
俊多收羣心有繫獄抵罪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
玄感作亂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

稱將軍擁衆十餘萬隋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等討之不尅世充為其偏將募江都萬餘人頻擊破之每有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由此人爭為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保都梁山為五柵相持不戰乃倡言兵走羸師自弱讓笑曰王世充文法小吏安能領兵吾今生縛取之鼓行而入江都時百姓皆入壁野無所掠賊衆漸餒又苦柵當其道不得南侵即

分兵圍五柵世充每日擊之陽不利走還入柵如是數日讓益輕之乃稍分人於南方抄畧留兵纔足以圍柵世充知其懈乃於營中曳竈撤幕設方陣四面外向毀柵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俘虜十餘萬人煬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畧復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盡平十一年突厥圍煬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蓬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卧煬帝聞之以為忠益信任之十二年遷江

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航
中為太僕卿楊義臣所殺世充帥師擊其餘衆破之又
擊盧明月於南陽虜獲數萬後還江都煬帝大悅自執
杯酒以賜之及李密攻陷洛口倉進逼東都煬帝特詔
世充大發兵於洛口拒密前後百餘戰未有勝負又遣
就軍拜世充為將軍趣令破賊世充引軍渡洛水與李
密戰世充軍敗績溺死者萬餘人乃率餘衆歸河陽時
天寒大雪兵士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北至河陽纔以

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徵還洛陽置營於含嘉倉城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俄而宇文文化及作難太府卿元文都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中盧楚奉越王侗嗣位於東都拜世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文都謂楚等曰今文化及弑逆讎恥未報吾雖志在枕戈而力所不及為國計者莫如以尊官寵李密以庫物權啗之使擊文化及令兩賊自鬪文化及既破而密之兵固亦疲矣又其士卒得我之賞居我之官内外相親易為

反間我師養力以乘其弊則密亦可圖也楚等以為然
即日遣使拜密為太尉尚書令令討化及密遂稱臣奉
制以兵拒化及於黎陽每戰勝則遣使告捷衆皆悅世
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
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
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言以激怒其衆文
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
日矣納言段達庸懦恐事不果遣其女聶張志以楚等

謀告世充其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闢等拒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初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段達矯侗命執文都送於世充至則亂擊而死達又矯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謁陳謝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

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其日進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內
外諸軍事世充去含嘉城移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
兄世惲為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擁兵馬鎮諸城邑
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疲倦世
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
周公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
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
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軍

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破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三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畧進下偃師密走保洛口初世充兄世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

其父兄世充進兵次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走河陽率餘衆入朝世充盡收其衆振旅而還侗進拜世充太尉以尚書省為其府備置官屬世充立三牓於府門之外一求文才學識堪濟世務者一求武藝絕人摧鋒陷陣者一求能理冤枉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世充皆躬自省覽殷懃慰勞好行小惠下至軍營騎士皆歸辭以誘之當時有識者見其心口相違頗以懷貳世充嘗於侗前賜食還

家大嘔吐疑遇毒所致自是不復朝請與侗絕矣遣雲
定興段達入奏於侗請加九錫之禮二年三月遂策授
相國總百揆封鄭王加九錫備物有道士桓法嗣者自
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閑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
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
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
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
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

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有彈射得鳥來而獻者亦拜官爵段達雲定興等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下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皆是先朝舊臣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段達等莫不流涕世充又使人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四月假為

侗詔策禪位遣兄世憚廢侗於含涼殿世克僭即皇帝
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先封同姓王隆為淮陽王整為
東郡王楷為馮翊王素為樂安王次封叔瓊為陳王兄
世衡為秦王世偉為楚王世憚為齊王又封瓊子辯為
杞王衡子虔壽為蔡王偉子弘烈為魏王行本為荆王
琬為代王憚子仁則為唐王道誠為衛王道詢為趙王
道稜為燕王兄世師子太為宋王君度為越王立子玄
應為皇太子封子玄恕為漢王世克每聽朝必殷懃誨

諭言辭重複千端萬緒百司奉事疲於聽受或輕騎遊
歷街衢亦不清道百姓但避路而已按轡徐行謂百姓
曰昔時天子深坐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世充非貪
寶位本欲救時今當如一州刺史每事親覽當與士庶
共評朝政恐門禁有限慮致壅塞今止順天門外置座
聽朝又令西朝堂受抑屈東朝堂受直諫於是獻書上
事日有數百條疏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五
月世充禮部尚書裴仁基及其子左輔大將軍行儼尚

書左丞宇文儒童等數十人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洩
皆見害夷其三族六月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絕衆望
世充遣其姪行本鳩殺侗謚曰恭皇帝其將軍羅士信
率其衆千餘人來降十月世充率衆東徇地至于滑州
仍以兵臨黎陽十一月竇建德入世充之殷州殺掠居
人熬燒積聚以報黎陽之役三年二月世充殿中監豆
盧達來降世充見衆心日離乃嚴刑峻制家一人逃者
無少長皆坐為戮父子兄弟夫妻許其相告而免之又

令五家相保有全家叛去而隣人不覺者誅及四隣殺人相繼其逃亡益甚至於樵採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窘急皆不聊生又以宮城為大獄意有所忌即收繫其人及家屬於宮中又每使諸將出外亦收其親屬質於宮內囚者相次不減萬口既艱食餒死者日數十人世充屯兵不散倉粟日盡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瓮中用水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作餅餌而食之人皆體腫而脚弱枕倚於道路其尚書郎盧君業

郭子高等皆死於溝壑七月秦王率兵攻之師至新安
世充鎮堡相次來降八月秦王陳兵於青城宮世充悉
兵來拒隔澗而言曰隋末喪亂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
有分地世充唯願自守不敢西侵計熊穀二州相去非
遠若欲取之豈非度內既敷隣好所以不然王乃盛相
侵軼遠入吾地三崦之道千里饋糧以此出師未見其
可太宗謂曰四海之內皆承正朔唯公執迷獨阻聲教
東都士庶亟請王師關中義勇感恩致力至尊重違衆

願有斯弔伐若轉禍來降則富貴可保如欲相抗無假
多言世充無以報太宗分遣諸將攻其城鎮所至輒下
九月王君廓攻拔世充之轘轅縣東徇地至管城而還
於是河南州縣相次降附竇建德自侵殷州之後與世
充遂結深隙信使斷絕十一月竇建德又遣人結好并
陳救援之意世充乃遣其兄子琬及內史令長孫安世
報聘且乞師四年二月世充率兵出方諸門與王師相
抗世充軍敗因乘勝追之屯其城門世充步卒不得入

驚散南走追斬數千級虜五千餘人世充從此不復敢
出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三月秦王擒建德并王
琬長孫安世等于武牢迺至東都城下以示之且遣安
世入城使言敗狀世充惶惑不知所為將潰圍而出南
走襄陽謀於諸將皆不荅乃率其將吏詣軍門請降於
是收其府庫頒賜將士世充黃門侍郎薛德音以文檄
不遜先誅之次收世充黨與段達楊注單雄信陽公卿
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粲等十餘人皆戮於洛

渚之上秦王以世充至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對曰計臣之罪誠不容誅但陛下愛子秦王許臣不死高祖乃釋之與兄芮妻子同徙于蜀將行為讐人定州刺史獨孤修所殺子玄應及兄世偉等在路謀叛伏誅世充自篡位凡三年而滅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也少時頗以然諾為事嘗有鄉人喪親家貧無以葬時建德耕於田中聞而歎息遽輟耕牛往給喪事由是大為鄉黨所稱初為里長犯法亡去

會赦得歸父卒送葬者千餘人凡有所贈皆讓而不受
大業七年募人討高麗本郡選勇敢尤異者以充小帥
遂補建德為二百人長時山東大水人多流散同縣有
孫安祖家為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以安祖驍勇亦選在
行中安祖辭貧白言漳南令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
投建德建德舍之是歲山東大飢建德謂安祖曰文皇
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遼東尚為高麗所敗
今水潦為災黎庶窮困而主上不恤親駕臨遼加以徃

歲西征瘡痍未復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歸今重發兵易可搖動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為逃亡之虜也我知高難泊中廣大數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難承間而出虜掠足以自資既得聚人且觀時變必有大功於天下矣安祖然其計建德招誘逃兵及無產業者得數百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為羣盜安祖自稱將軍郇人張金稱亦結聚得百人在河阻中修人高士達又起兵得千餘人在清河界中時諸盜往來漳南者所過皆

殺掠居人焚燒舍宅獨不入建德之間由是郡縣意建德與賊徒交結收繫家屬無少長皆殺之建德聞其家被屠滅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後安祖為張金稱所殺其兵數千人又盡歸于建德自此漸盛兵至萬餘人猶往來高雞泊中每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執勤苦由是能致人之死力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餘人來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進為軍司馬咸以兵授焉建德既初董衆欲

立奇功以威羣賊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以拒絢詐為與士達有隙而叛之士達又宣言建德背亡而取虜獲婦人給為建德妻子於軍中殺之建德偽遣人遺絢書請降願為前驅破士達以自効絢信之即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期與為盟共圖士達絢兵益懈而不備建德襲之大破絢軍殺畧數千人獲馬千餘匹絢以數十騎遁走遣將追及於平原斬其首以獻士達由是建德之勢益振隋遣太僕卿楊義臣率兵萬餘人討

張金稱破之於清河所獲賊衆皆屠滅餘散在草澤間者復相聚而投建德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中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唯義臣耳新破金稱遠來襲我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令其欲戰不得空延歲月將士疲倦乘便襲擊可有大功今欲爭鋒恐公不能敵也士達不從其言因留建德守壁自率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而縱酒高宴有輕義臣之心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賊而自矜大此禍至不久矣隋兵

乘勝必長驅至此人心驚駭吾恐不全遂留人守壁自
率精銳百餘據險以防士達之敗後五日義臣果大破
士達於陣斬之乘勢追奔將圍建德守兵既少聞士達
敗衆皆潰散建德率百餘騎亡去行至饒陽觀其無守
備攻陷之撫循士衆人多願從又得三千餘兵初義臣
既殺士達以為建德不足憂建德復還平原収士達敗
兵之死者悉収葬焉為士達發喪三軍皆縞素招集亡
卒得數千人軍復大振始自稱將軍初羣盜得隋官及

山東士子皆殺之唯建德每獲士人必加恩遇初得饒陽縣長宋正本引為上客與叅謀議此後隋郡長吏稍以城降之軍容益盛勝兵十餘萬人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界中自稱長樂王年號丁丑署置官屬七月隋遣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率兵三萬來討之至河間城南營於七里井建德聞世雄至選精兵數千人伏河間南界澤中悉拔諸城偽遁云亾入豆子毓中世雄以為建德畏己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士一

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辯隋軍大潰自相
踏藉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遁餘軍悉陷於是建
德進攻河間頻戰不下其後城中食盡又聞煬帝被弑
郡丞王琮率士吏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
建德退舍具饌以待焉琮率官屬素服面縛詣軍門建
德親解其縛與言隋亡之事琮俯伏悲哀建德亦為之
泣諸賊帥或進言曰琮拒我久殺傷甚衆計窮方出今
請烹之建德曰此義士也方加擢用以勵事君者安可

殺之往在泊中共為小盜容可恣意殺人今欲安百姓以定天下何得害忠良乎因令軍中曰先與王琮有隙者今敢動搖罪三族即日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曰金城宮自是郡縣多下之武德元年冬至日於金城宮設會有五大鳥降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而去因改年為五鳳有宗城人獻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紹曰昔夏禹膺籙天錫玄珪今瑞與禹同宜稱夏國建德從之先是有上谷賊帥王須拔自號漫天王擁衆數萬入

掠幽州中流矢而死其亞將魏刀兒代領其衆自號歷
山飛入據深澤有徒十萬建德與之和刀兒因弛守備
建德襲破之又盡并其地二年字文化及僭號於魏縣
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內史侍郎孔德紹曰吾為隋之
百姓數十年矣隋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殺之大逆無
道此吾讎矣請與諸公討之何如德紹曰今海內無主
英雄競逐大王以布衣而起漳浦隋郡縣官人莫不爭
歸附者以大王仗順而動義安天下也字文化及與國

連姻父子兄弟受恩隋代身居不疑之地而行弑逆之禍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賊也此而不誅安用盟主建德稱善即日引兵討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保聊城建德縱撞車拋石機巧絕妙四面攻城陷之建德入城先謁隋蕭皇后與語稱臣悉收弑煬帝元謀者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文武官對而斬之梟首轅門之外化及并其二子同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建德每平城破陣所得資財並散賞諸將一無所取又

不噉肉常食唯有菜蔬脫粟之飯其妻曹氏不衣紈綺
所使婢妾纔十數人至此得宮人以千數並有容色應
時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驍果尚且一萬亦放散聽其所
去又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為尚書左僕射兵部侍郎崔
君肅為侍中少府令何稠為工部尚書自餘隨才拜授
委以政事其有欲往關中及東都者亦恣聽之仍給其
衣糧以兵援之送出其境攻陷洺州虜刺史袁子幹遷
都于洺州號萬春宮遣使往灌津祠竇青之墓置守冢

二十家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朝隋越王侗於洛陽後世充廢侗自立乃絕之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言詔追謚隋煬帝為閔帝封齊王暕子政道為鄖公然猶依倚突厥隋義成公主先嫁突厥及是遣使迎蕭皇后建德勒兵千餘騎送之入蕃又傳化及首以獻公主既與突厥相連兵鋒益盛九月南侵相州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不能拒退奔黎陽相州陷殺刺史呂珉又進攻衛州陷黎陽左武衛大將軍李世勣皇妹同

安長公主及神通並為所虜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
携其首以奔建德曰奴殺主為大逆我何可納之命立
斬奴而返軌首於滑州吏人感之即日而降齊濟二州
及兗州賊帥徐圓朗皆聞風而下建德釋李世勣使其
領兵以鎮黎州三年正月世勣捨其父而逃歸執法者
請誅之建德曰勣本唐臣為我所虜不忘其主逃還本
朝此忠臣也其父何罪竟不誅舍同安長公主及神通
於別館待以客禮高祖遣使與之連和建德即遣公主

與使俱歸嘗破趙州執刺史張昂邢州刺史陳君賓大
使張道源等以侵軼其境建德將戮之其國子祭酒凌
敬進曰夫犬各吠非其主今隣人堅守力屈就擒此乃
忠確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勸大王之臣乎建德盛怒曰
我至城下猶迷不降勞我師旅罪何可赦敬又曰今大
王使大將軍高士興於易水抗禦羅藝兵纔至士興即
降大王之意復為可不建德乃悟即命釋之其寬厚從
諫多此類也又遣士興進圍幽州攻之不克退軍旅籠

火城為藝所襲士興大潰先是其大將王伏寶多勇畧功冠等倫羣帥嫉之或言其反建德將殺之伏寶曰我無罪也大王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既殺之後用兵多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藝出兵與戰大破之斬首千二百級藝兵頻勝而驕進襲其營建德列陣於營中填塹而出擊藝敗之建德薄其城不克遂歸洺州其納言宋正本好直諫建德又聽讒言殺之是後人以為誠無復進言者由此政教益衰先曹州濟陰人孟海

公擁精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之地其年十一月建德自率兵渡河以擊之時秦王攻王世充於洛陽建德中書舍人劉斌說建德曰今唐有關內鄭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勢也聞唐兵悉衆攻鄭首尾二年鄭勢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強鄭弱其勢必破鄭破則夏有齒寒之憂為大王計者莫若救鄭鄭拒其內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却唐全鄭此常保三分之勢也若唐軍破後而鄭可圖則因而滅之總二國之衆乘唐軍

之敗長驅西入京師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
悅曰此良策矣適會世充遣使乞師于建德即遣其職
方侍郎魏處繪入朝請解世充之圍四年二月建德尅
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海公及徐圓朗
之衆來救世充軍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城納
之遂進逼元州梁州管州皆陷之屯于滎陽三月秦王
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并擒其將殷秋石瓚時世
充弟世辯為徐州行臺遣其將郭士衡領兵數千人從

之合衆十餘萬號為三十萬軍次成臯築宮于板渚以示必戰又遣間使約世充共為表裏經二月迫於武牢不得進秦王遣將軍王君廓領輕騎千餘抄其糧運獲其大將張青特虜獲甚衆建德數不利人情危駭將帥已下破孟海公皆有所獲思歸洺州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則入無

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比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將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焉其妻曹氏又言於建德曰祭酒之言可從大王何不納也請自滏口之道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以自救此則鄭圍解

矣今頓兵武牢之下日月淹久徒為自苦事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鄭國懸命朝暮以待吾來既許救之豈可見難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官軍按甲挫其銳及建德結陣於汜水秦王遣騎挑之建德進軍而戰竇抗當之建德少却秦王馳騎深入反覆四五合然後大破之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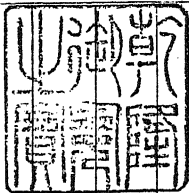
此地建德所領兵衆一時奔潰妻曹氏及其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於洺州餘黨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馬精強一朝被擒如此豈非天命有所歸也不如委心請命無為塗炭生人遂以府庫財物悉分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與建德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及建德妻率偽官屬舉山東之地奉傳國等八璽來降七月秦王俘建德至京師斬于長安市年四十九自起軍至滅凡六歲河北悉平其年劉黑闥復盜

據山東

史臣曰世充姦人遭逢昏主上則諛佞詭俗以取榮名
下則強辯飾非以制羣論終行篡逆自恣陸梁安忍殺
人矯情馭衆凡所委任多是叛亡出降秦王不致顯戮
其為幸也多矣建德義伏鄉閭盜據河朔撫馭士卒招
集賢良中絕世充終斬化及不殺徐蓋生還神通沉機
英斷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寶被讒見害凌敬曹氏
陳謀不行遂至亡滅鮮克有終矣然天命有歸人謀不

及

贊曰世充篡逆建德懷諫二凶即誅中原弭亂



舊唐書卷五十四

舊唐書卷五十四考證

王世充傳進下偃師密走保洛口○臣宗萬按革命記

曰世充先於衆中覓得一人眉目狀似李密者陰畜之而不令出師至偃師城下與密未大相接遽令數十騎馳將所畜人頭來云殺得李密世充佯不信遣衆共看咸言是密頭遂於城下勒兵擲於城中城中人亦言是密頭也遂以城降通鑑云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噪曰

已獲李密矣此蓋從壺關錄也而書俱載其事而微有異同傳獨不載故附識之

秦王以世充至長安高祖釋之徙於蜀將行為讐人定州刺史獨孤脩所殺○新書作羽林將軍獨孤脩德脩德父機謀歸唐為世充所屠者也

竇建德傳二年字文化及僭號於魏縣○新書作武德

元年

臣宗萬

按通鑑化及聞王軌叛大懼引兵欲北

其將陳智畧等皆降於密化及以二萬衆北趣魏縣

時武德元年七月也八月至魏自知必敗鳩殺秦王
浩即皇帝位于魏縣據此當從新書元年為是

化及并其二子同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臣宗萬

按隋書載之河間斬之通鑑至襄國斬之三書互異
又按河洛記云建德將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
於時襄國郡尚為隋守建德因其廻兵欲攻之營于
城下遣大理官引化及出營東南二里許宣令數其
罪并二子同時受戮通鑑本諸此也

舊唐書卷五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五十八至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貢生臣畢所謫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五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五

薛舉

子仁果

李軌

劉武周

苑君璋附

高開道

劉黑闥

徐國朗

薛舉河東汾陰人也其父汪徙居金城舉容貌瓌偉凶悍善射驍武絕倫家產鉅萬交結豪猾雄於邊朔初為

金城府校尉大業末隴西羣盜蜂起百姓飢餒金城令郝瑗募得數千人使舉討捕授甲於郡中吏人咸集置酒以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謀者十三人於座中刼瑗矯稱收捕反者因發兵囚郡縣官開倉以賑貧乏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為秦興封仁杲為齊公少子仁越為晉公有宗羅睺者先聚黨為羣盜至是帥衆會之封為義興公餘皆以次封拜掠官牧馬招集羣盜兵鋒甚銳所至皆下隋將皇甫綰屯兵一萬在枹罕舉選精銳二

千人襲之與綰軍遇於赤岸陳兵未戰俄而風雨暴至
初風逆舉陣而綰不擊之忽返風正逆綰陣氣色昏昧
軍中擾亂舉策馬先登衆軍從之隋軍大潰遂陷枹罕
時羌首鍾利俗擁兵二萬在岷山界盡以衆降舉兵遂
大振進仁果為齊王授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為晉王兼
河州刺史羅睺為義興王以副仁果總兵畧地又尅鄯
廓二州數日間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十三年秋
七月舉僭號於蘭州以妻鞠氏為皇后母為皇太后起

墳塋置陵邑立廟於城南其月舉陳兵數萬出拜墓禮畢大會仁杲進兵圍秦州仁越兵趨劔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退之舉命其將常仲興渡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大戰于昌松仲興敗績全軍陷於軌及仁杲尅秦州舉自蘭州遷都之遣仁杲引軍寇扶風郡汧源賊帥唐弼率衆拒之兵不得進初弼起扶風立隴西李弘芝為天子有徒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弘芝引軍從舉仁杲因弼弛備襲破之並有其衆弼以數百騎遁免舉勢

益張軍號三十萬將圍京師會義兵定關中遂留攻扶
風太宗帥師討敗之斬首數千級追奔至隴坻而還舉
又懼太宗踰隴追之乃問其衆曰古來天子有降事否
偽黃門侍郎褚亮曰昔越帝趙佗卒歸漢祖蜀主劉禪
亦仕晉朝近代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為福自古有之其
衛尉卿郝瑗趨而進曰皇帝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
昔漢祖屢經敗績蜀先主亟亡妻子戰之利害何代無
之安得一戰不捷而為亡國之計也舉亦悔之荅曰聊

發此問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為謀主瑗又勸舉連結
梁師都共為聲勢厚賂突厥餌其戎馬合從并力進逼
京師舉從其言與突厥莫賀咄設謀取京師莫賀咄設
許以兵隨之期有日矣會都水監宇文歆使于突厥歆
說莫賀咄設止其出兵故舉謀不行武德元年豐州總
管張長遜進擊宗羅睺舉悉衆來援軍屯高墪縱兵虜
掠至于幽岐之地太宗又率衆擊之軍次高墪城度其
糧少意在速戰乃命深溝堅壁以老其師未及與戰會

太宗不豫行軍長史劉文靜殷開山請觀兵於高墪西南侍衆不設備為舉兵掩乘其後太宗聞之知其必敗遽與書責之未至兩軍合戰竟為舉所敗死者十五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陷于陣太宗歸于京師舉軍取高墪又遣仁果進圍寧州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將帥並擒京師騷動可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臨發而舉疾召巫視之巫言唐兵為崇舉惡之未幾而死舉每破陣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割鼻或

確擣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痛而宛
轉於地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仁
杲代董其衆偽謚舉為武皇帝未葬而仁杲滅仁杲舉
長子也多力善騎射軍中號為萬人敵然所至多殺人
納其妻妾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猛火之上漸割
以啗軍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或杙
其丁竅以求金寶舉每誡之曰汝智略縱橫足辦我家
事而傷於苛虐與物無恩終當覆我宗社舉死仁杲立

於折塢城與諸將帥素多有隙及嗣位衆咸猜懼郝瑗
哭舉悲思因病不起自此兵勢日衰自劉文靜為舉所
敗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師次高塢而堅壁
不動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賊以
勝自驕必輕敵好鬪故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
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
斬相持者久之仁杲勇而無謀兼糧餽不屬將士稍離
其內史令翟長孫以其衆來降仁杲妹夫偽左僕射鍾

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將軍龐玉擊賊將
宗羅睺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奮
擊大破之乘勝進薄其折墪城仁杲窮蹙率偽百官開
門降太宗納之王師振旅以仁杲歸於京師及其首帥
數千人皆斬之舉父子相繼偽位至滅凡五年隴西平
李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也有機辯頗窺書籍家富於
財賑窮濟乏人亦稱之大業末為鷹揚府司馬時薛舉
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修仁等

謀曰薛舉殘暴必來侵擾郡官庸怯無以禦之今宜同心戮力保據河右以觀天下之事豈可束手於人妻子分散乃謀共舉兵皆相讓莫肯為主曹珍曰常聞圖識云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豈非天命也遂拜賀之推以為主軌令修仁夜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於郭下聚衆應之執縛隋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涼王建元安樂署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初突厥曷娑那可汗率衆內屬遣弟闕達度闕設領部

落在會寧川中有二千餘騎至是自稱可汗來降于軌
武德元年冬軌僭稱尊號以其子伯玉為皇太子長史
曹珍為左僕射謹等議欲盡殺隋官分其家產軌曰諸
人見逼為主便須稟吾處分義兵之起意在救焚今殺
人取物是為狂賊立計如此何以求濟乎廼署統師太
僕卿士政太府卿薛舉遣兵侵軌軌遣其將李贇擊敗
于昌松斬首二千級盡虜其衆復議放還之贇言於軌
曰今竭力戰勝俘虜賊兵又縱放之還使資敵不如盡

坑之軌曰不然若有天命自擒其主此輩士卒終為我有若事不成留此何益遂遣之未幾攻陷張掖燉煌西平枹罕盡有河西五郡之地其年軌殺其吏部尚書梁碩初軌之起也碩為謀主甚有智略衆咸憚之碩見諸胡種落繁盛乃陰勸軌宜加防察與其戶部尚書安修仁由是有隙又軌子仲瑛懷恨形於辭色修仁因之構成碩罪更譖毀之云其欲反軌令齋鳩就宅殺焉是後故人多疑懼之心脅從此稍離時高祖方圖薛舉遣使

潛往涼州與之相結下璽書謂之為從弟軌大悅遣其弟懋入朝獻方物高祖授懋大將軍遣還涼州又令鴻臚少卿張侯德持節冊拜為涼州總管封涼王給羽葆鼓吹一部軌召羣寮廷議曰今吾從兄膺受圖籙據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競立今去帝號受冊可乎曹珍進曰隋失天下英雄競逐稱王號帝昀峙瓜分唐國自據關中大涼自處河右已為天子柰何受人官爵若欲以小事大宜依蕭詧故事自稱梁帝而稱臣於周軌

從之二年遣其尚書左丞鄧曉隨使者入朝表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玉女從天而降遂徵兵築臺以候玉女多所糜費百姓患之又屬年飢人相食軌傾家賑之私家罄盡不能周遍又欲開倉給粟召衆議之珍等對曰國以人為本本既不立國將傾危安可惜此倉粟而坐觀百姓之死乎其故人皆云給粟為便謝統師等隋舊官人為軌所獲雖被任使情猶不附每與羣胡相結引進朋黨排軌

舊人因其大饑欲離其衆乃詬珍曰百姓餓者自是弱人勇壯之士終不肯困國家倉粟湏備不虞豈可散之以供小弱僕射苟悅人情殊非國計軌以為然由是士庶怨憤多欲叛之初安修仁之兄興貴先在長安表請詣涼州招慰軌高祖謂曰李軌據河西之地連好吐谷渾結援於突厥興兵討擊尚以為難豈單使所能致也興貴對曰李軌凶強誠如聖旨今若諭之以逆順曉之以禍福彼則憑固負遠必不見從何則臣於涼州奕代

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為軌所信任職典樞
密者數十人以此候隙圖之易於反掌無不濟矣高祖
從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又問以自安
之術興貴諭之曰涼州僻遠人物凋殘勝兵雖餘十萬
開地不過千里既無險固又接蕃戎戎狄豺狼非我族
類此而可久實用為疑今大唐據有京邑略定中原攻
必取戰必勝是天所啓非人力焉今若舉河西之地委
質事之即漢家實融未足為比軌默然不答久之謂興

貴曰昔吳淠以江左之兵猶稱已為東帝我今以河右之衆豈得不為西帝彼雖強大其如帝何君與唐為計誘引於我酬彼恩遇耳興貴懼乃偽謝曰竊聞富貴不在故鄉有如衣錦夜行今合家子弟並蒙信任榮慶實在一門豈敢興心更懷他志興貴知軌不可動乃與修仁等潛謀引諸胡衆起兵圍軌將圍其城軌率步騎千餘出城拒戰先時有薛舉柱國奚道宜率羌兵三百人亡奔于軌既許其刺史而不授之禮遇又薄深懷憤怨

道宜率所部共修仁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冀有外
救興貴宣言曰大唐使我來殺李軌不從者誅及三族
於是諸城老幼皆出詣修仁軌歎曰人心去矣天亡我
乎攜妻子上玉女臺置酒為別修仁執之以聞時鄧曉
尚在長安聞軌敗舞蹈稱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於人
為使來此聞軌淪陷曾無感容苟悅朕情安為慶躍既
不能留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不齒軌尋
伏誅自起至滅三載河西悉平詔授興貴右武侯大將

軍上柱國封涼國公食實封六百戶賜帛萬段修仁左
武候大將軍封申國公并給田宅食實封六百戶

劉武周河間景城人父匡徙家馬邑匡嘗與妻趙氏夜
坐庭中忽見一物狀如雄雞流光燭地飛入趙氏懷振
衣無所見因而有娠遂生武周驍勇善射交通豪俠其
兄山伯每誡之曰汝不擇交遊終當滅吾族也數詈辱
之武周因去家入洛為太僕楊義臣帳內募征遼東以
軍功授建節校尉還家為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

其州里之雄甚見親遇每令率虞候屯於閣下因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又見天下已亂陰懷異計乃宣言於郡中曰今百姓飢餓死人相枕於野王府尹閉倉不恤豈憂百姓之意乎以此激怒衆人皆發憤怨武周知衆心搖動因稱疾不起鄉閭豪傑多來候問遂椎牛縱酒大言曰盜賊若此壯士守志並死溝壑今倉內積粟皆爛誰能與我取之諸豪傑皆許諾與同郡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而入斬仁恭

於郡廳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廩以賑窮
乏馳檄境內其屬城皆歸之得兵萬餘人武周自稱太
守遣使附于突厥隋鴈門郡丞陳孝意虎賁將王智辯
合兵討之圍其桑乾鎮會突厥大至與武周共擊智辯
隋師敗績孝意奔還鴈門部人殺之以城降于武周於
是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
可汗以馬報之兵威益振乃攻陷定襄復歸于馬邑突
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遣以狼頭纛因僭稱皇帝以妻

沮氏為皇后建元為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為左僕射妹
壻同縣人苑君璋為內史令先是上谷人宋金剛有眾
萬餘人在易州界為羣盜定州賊帥魏刀兒與相表裏
後刀兒為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率餘眾四千人
奔武周武周聞金剛善用兵得之甚喜號為宋王委以
軍事中分家產遺之金剛亦深自結納遂出其妻請聘
武周之妹又說武周入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武周授
金剛西南道大行臺令率兵二萬人侵并州軍黃地鎮

又引突厥之衆兵鋒甚盛襲破榆次縣進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衆討之為賊所執一軍全沒仲文後得逃還復遣右僕射裴寂拒之戰又敗績武周進逼總管齊王元吉委城遁走武周遂據太原遣金剛進攻晉州六日城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沒于賊進取滄州屬縣悉下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自號魏王以應賊河東賊帥王行本又密與金剛連和關中大駭高祖命太宗益兵進討屯于栢壁相持者久之又命永安王

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
儉進取夏縣不能克軍于城南崇茂與賊將尉遲敬德
襲破孝基營諸軍並陷四將俱沒敬德還澧州太宗邀
擊於美良川大破之敬德與賊將尋相又援王行本於
蒲州太宗復破之於蒲州高祖親幸蒲津關太宗自栢
壁輕騎謁高祖於行在所宋金剛遂圍絳州及太宗還
金剛懼而引退武周復攻李仲文于涪州頻戰皆敗又
餽運不屬賊衆大饑於是金剛遂遁太宗復追及金剛

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獲輜重千餘
兩金劉走入介州王師逼之金劉尚有衆二萬出其西
門背城而陣太宗與諸將力戰破之金劉輕騎遁走其
驍將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收其精兵舉介州及永安
來降武周大懼率五百騎棄并州北走自乾燭谷亡奔
突厥金劉復收其亡散以拒官軍人莫之從與百餘騎
復奔突厥太宗進平并州悉復故地未幾金劉背突厥
而亡將還上谷為追騎所獲腰斬之武周又欲謀歸馬

邑事洩為突厥所殺武周自初起至死凡六載初武周引兵南侵苑君璋說曰唐主舉一州之兵定三輔之地郡縣影附所向風靡此固天命豈曰人謀且并州已南地形險阻若懸軍深入恐後無所繼不如連和突厥結援唐朝南面稱孤足為上策武周不聽遣君璋守朔州遂侵汾晉及敗泣謂君璋曰恨不用君言乃至於此武周既死突厥又以君璋為大行臺統其餘衆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高祖遣諭之君璋部將高滿政謂君璋曰

夷狄無禮本非人類豈可北面事之不如盡殺突厥以歸唐朝君璋不從滿政因人心夜逼君璋君璋亡奔突厥滿政遂以城來降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明年君璋復引突厥來攻馬邑滿政死之君璋盡殺其黨而去退保恒安君璋所部稍稍離散勢蹙請降高祖許之遣使賜以金券會突厥頡利可汗復遣召之君璋猶豫未決其子孝政曰劉武周足為殷鑒今既降唐又歸頡利取滅之道也糧儲已盡人情悉離如更遲留變生肘腋恒

安人郭子威說君璋曰恒安之地王者舊都山川形勝足為險固突厥方強為我唇齒據此堅城足觀天下之變何乃欲降於人也君璋然其計乃執我行人送於突厥與突厥合軍寇太原之北境君璋復見頡利政亂竟率所部來降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賜實封五百戶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也少以煮鹽自給有勇力走及奔馬隋大業末河間人格謙擁兵於豆子航開道往從之署為將軍後謙為隋師所滅開道與其黨百餘人亡匿

海曲復出掠滄州招集得數百人北掠城鎮臨渝至于懷遠皆破之悉有其衆武德元年隋將李景守北平郡開道引兵圍之連年不能尅景自度不能支援城而去開道又取其地進陷漁陽郡有馬數千匹衆且萬人自立為燕王都于漁陽先是有懷戎沙門高曇晟者因縣令設齋士女大集曇晟與其僧徒五十人擁齋衆而反殺縣令及鎮將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為耶輸皇后建元為法輪至夜遣人招誘開道結為兄弟改封齊王建元

開道以衆五千人歸之居數月襲殺曇晟悉并其衆三
年復稱燕王建元署置百官羅藝在幽州為竇建德所
圍告急於開道乃率二千騎援之建德懼其驍銳於是
引去開道因藝遣使來降詔封北平郡王賜姓李氏授
蔚州總管時幽州大饑開道許給之粟藝遣老弱就食
開道皆厚遇之藝甚悅不以為虞乃發兵三千人車數
百乘驢馬千餘匹請粟于開道悉留之北連突厥告絕
於藝復稱燕國是歲劉黑闥入寇山東開道與之連和

引兵攻易州不尅而退又遣其將謝稜詐降於藝請兵
援接藝出兵應之將至懷戎稜襲破藝兵開道又引突
厥頻來為寇恒定幽易等州皆罹其患突厥頡利可汗
攻馬邑以開道兵善為攻具引之陷馬邑而去時天下
大定開道欲降自以數翻復終恐致罪又北恃突厥之
衆其將士多山東人思還本土人心頗離先是劉黑闥
亡將張君立奔於開道因與其將張金樹潛相結連時
開道親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號為義兒常在閣內金

樹每督兵於閣下金樹將圍開道潛令數人入其閣內
與諸義兒陽為遊戲至日將夕陰斷其弓弦又藏其刀
伏聚其稍於床下迨暝金樹以其徒大呼來攻閣下向
所遣人抱義兒稍一時而出諸義兒遽將出戰而弓弦
皆絕刀仗已失君立於外城舉火相應表裏驚擾義兒
窮蹙爭歸金樹開道知不免於是擐甲持兵坐堂上與
其妻妾樂酣宴金樹之黨憚其勇不敢逼天將曉開道
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陳兵執其義兒皆

斬之又殺張君立死者五百餘人遂歸國開道自初起至滅凡八歲以其地為媯州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無賴嗜酒好博奕不治產業父兄患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為羣盜後歸李密為裨將密敗為王世充所虜世充素聞其勇以為騎將見世充所為而竊笑之乃亡歸質其父蓋而使世勣典兵攻新鄉詐以取信遂虜黑闥獻於建德建德署為將軍封漢東郡公

令將奇兵東西掩襲黑闥既遍遊諸賊善觀時變素驍
勇多姦詐建德有所經略必令專知斤候常間入敵中
覘視虛實或出其不意乘機奮擊多所剋獲軍中號為
神勇及建德敗黑闥自匿於漳南杜門不出會高祖徵
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等將赴長安願等
相與謀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其下驍將公卿單雄信之
徒皆被夷滅我輩若至長安必無保全之理且夏王往
日擒獲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還之唐家今得夏王即

加殺害我輩殘命若不起兵報讎實亦耻見天下人物
於是相率復謀反叛卜以劉氏為主吉共往漳南見建
德故將劉雅告之且請雅曰天下已平樂在丘園為農
夫耳起兵之事非所願也衆怒殺雅而去范願曰漢東
公劉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衆恩結於士卒吾久常
聞劉氏當有王者今舉大事欲收夏王之衆非其人莫
可遂往詣黑闥以告其意黑闥大悅殺牛會衆舉兵得
百餘人襲破漳南縣貝州刺史戴元詳魏州刺史權威

合兵擊之並為黑闥所敗元詳及威皆沒于陣黑闥盡收其器械及餘衆千餘人於是范願高雅賢等宿舊左右漸來歸附衆至二千人武德四年七月設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淮安王神通將軍秦武通王行敏前後討之皆為所敗於是移書趙魏其建德將士往往殺官吏以應黑闥北連懷戎賊帥高開道兵鋒甚銳進至宗城有衆數萬黎州總管李世勣不能拒棄城走保洺州黑闥追擊破之步卒五千人皆沒

于陣世勣與武通僅以身免黑闥又徵王琮為中書令
劉斌為中書侍郎以掌文翰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
遣侯斤宋耶那率胡騎從之黑闥軍大振進陷相州半
歲悉復建德故地兗州賊帥徐圓朗舉齊兗之地以附
于黑闥其勢益張五年正月黑闥至相州僭稱漢東王
建元為天造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買為兵部尚書高
雅賢為右領軍又引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都於洛州
其設法行政皆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於是太宗又

自請統兵討之師次衛州黑闥數以兵挑戰輒為官軍所挫黑闥懼委相州而退保于列人營時洺水縣人請為內應太宗遣總管羅士信入城據守黑闥又攻陷其城士信死之遂據洺州三月太宗阻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擁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度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水

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黑
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于突厥山東悉定太宗遂引
軍於河南以討徐圓朗六月黑闥復借兵於突厥來寇
山東七月至定州其舊將曹湛董康買先亡在鮮虞復
聚兵以應黑闥高祖遣淮陽王道玄原國公史萬寶討
之戰于下博王師敗績道玄死于陣萬寶輕騎逃還由
是河北諸州盡叛又降于黑闥旬日間悉復故城復都
洛州十一月高祖遣齊王元吉擊之遲留不進又令隱

太子建成督兵進討頻戰大捷六年二月又大破之于
館陶黑闥引軍北走建成與元吉合千餘騎屯於永濟
渠縱騎擊之黑闥敗走命騎將劉弘基追之黑闥為王
師所蹙不得休息道遠兵疲比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
衆皆餒入城求食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葛德威出門迎
拜延之入城黑闥初不許德威謬為誠敬涕泣固請黑
闥乃進至城傍德威勒兵執之送于建成斬於洺州山
東復定

徐圓朗者兗州人也隋末亡命為羣盜據本郡縱兵略地自琅邪已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初附於李密密敗歸王世充及洛陽平歸國拜兗州總管封魯郡公高祖令葛國公盛彥師安輯河南行至任城會劉黑闥作亂潛結於圓朗因執彥師舉兵應黑闥自稱魯王黑闥以圓朗為大行臺元帥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猾皆殺其長吏以應之太宗平黑闥進師曹州遣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攻之圓朗數出戰不利城

內百姓爭踰城降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夜遁為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史臣曰薛舉父子勇悍絕倫性皆好殺仁杲尤甚無恩衆叛雖猛何為李軌竊據鷹揚僭號河西安隋朝官屬不奪其財破李贇甲兵放還其衆是其興也及殺害謀主崇信妖巫衆叛親離其亡也宜哉武周始為鼠竊偶恣鴟張不用君璋之謀竟為突厥所殺苑君璋及總餘衆別生異圖見頡利歸朝亦是見機者也黑闥開道勇

而無謀顧其行師祇是狂賊皆為麾下所殺馭衆之道
謬哉

贊曰國無紀綱盜興草澤不有隋亂焉知唐德

舊唐書卷五十五

舊唐書卷五十五考證

薛舉傳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痛而宛
轉于地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臣德潛按新
書於其子仁果傳中云其妻亦凶暴喜鞭楚人見宛
轉于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捶兩書互異

劉武周傳復遣右僕射裴寂拒之戰又敗績武周進逼
總管齊王元吉委城遁走○沈炳震曰進逼下應有
太原字屬闕文

苑君璋傳君璋然其計執我行人送於突厥○

臣德潛

按執我行人我字蓋從紀錄原文而未經改正者如
我帝之類是也

劉黑闥傳為王世充所虜世充素聞其勇以為騎將見
世充所為而竊笑之乃亡歸質其父蓋而使世勣典
兵攻新鄉詐以取信遂虜黑闥獻于建德建德署為
將軍○
臣德潛
按乃亡歸下明有關文據勣傳及新
書時世勣陷于建德建德使攻新鄉虜黑闥獻之明

是建德質其父盖而使世勅行詐謀也闕數語文義不明

七月至定州其舊將曹湛董康買先亡在鮮虞復聚兵以應黑闥高祖遣淮陽王道玄等討之戰于下博王師敗績○曹湛新書作曹該高祖本紀事在十月非

七月

史臣總論破李贇甲兵放還其衆○臣德潛按李軌本

傳軌遣贇破薛舉兵贇請坑之軌不從則破李贇甲

兵一語乃誤認也

見頡利歸朝亦是見機者也○

臣德潛

按苑君璋本傳

見頡利政亂竟率所部來降論中見頡利下明脫落
政亂意

舊唐書卷五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五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

蕭銑 杜伏威闕稜王雄誕 輔公祐 沈法興

李子通朱粲張善安 林士弘 羅藝 梁師都劉季貞李子和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祖巖隋開皇初叛隋降於陳陳
亡為文帝所誅銑少孤貧傭書自給事母以孝聞煬帝

時以外戚擢授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
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州人
張繡等同謀叛隋郡縣官屬衆欲推景珍為主景珍曰
吾素寒賤雖假名號衆必不從今若推主當從衆望羅
川令蕭銑梁氏之後寬仁大度有武皇之風吾又聞帝
王膺籙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帶盡號起梁斯乃蕭家中
興之兆今請以為主不亦應天順人乎衆乃遣人諭意
銑大悅報景珍書曰我之本國昔在有隋以小事大朝

貢無關乃貪我土宇滅我宗枋我是以痛心疾首無忘
雪耻今天啓公等協我心事若合符節豈非上玄之意
也吾當紀率士庶敬從來請即日集得數千人揚言討
賊而實欲相應遇潁川賊帥沈柳生來殺羅川縣銑擊
之不利因謂其衆曰岳州豪傑首謀起義請我為主今
隋政不行天下皆叛吾雖欲獨守力不自全且吾先人
昔都此地若從其請必復梁祚遣召柳生亦當從我衆
皆大悅即日自稱梁公改隋服色建梁旗幟柳生以衆

歸之拜為車騎大將軍率眾往巴陵自起軍五日遠近
投附者數萬人景珍遣徐德基郭華率州中首領數百
人詣軍迎謁未及見銑而前造桺生桺生謂其下曰我
先奉梁公勲居第一今岳州兵眾位多於我我若入城
便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王進取州城
遂與左右殺德基方詣中軍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
忽自相殺我不能為汝主矣乃步出軍門桺生大懼伏
地請罪銑責而赦之令復舊位銑陳兵入城景珍進言

於銑曰徐德基丹誠奉主桺生凶悖擅殺之若不加誅
何以為政且其為賊凶頑已久今雖從義不革此心同
處一城必將為變若不預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
遂斬桺生於城內其下將帥皆潰散銑於是築壇於城
南燔燎告天自稱梁王以有異鳥之瑞建元為鳳鳴義
寧二年僭稱皇帝署置百官一準梁故事偽謚其從父
琮為孝靖帝祖巖為河間忠烈王父璿為文憲王封董
景珍為晉王雷世猛為秦王鄭文秀為楚王許玄徹為

燕王萬瓚為魯王張繡為齊王楊道生為宋王隋將張鎮州王仁壽擊之不能尅及聞隋滅鎮州因與寧長真等率嶺表諸州盡降於銑九江鄱陽初有林士弘稱號俄自相誅滅士弘逃于安城之山洞其郡亦降於銑遣其將楊道生攻陷南郡張繡畧定嶺表東至三硤南盡交趾北拒漢川皆附之勝兵四十餘萬武德元年遷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郎令掌機密銑又遣楊道生攻硤州刺史許紹出兵擊破之赴水死者大

半高祖詔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率兵討之拔其通開
二州斬偽東平郡王蕭闍提時諸將橫恣多專殺戮銑
因令罷兵陽言營農實奪將帥之權也其大司馬董景
珍之弟為偽將軍怨銑放其兵遂謀為亂事洩為銑所
誅時景珍出鎮長沙銑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
間使詣孝恭送款銑遣其齊王張繡攻之景珍謂繡曰
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豈不見之乎柰何今日相
攻繡不答進兵圍之景珍潰圍而走為其麾下所殺銑

以繡為尚書令繡恃勲驕慢專恣弄權銑又惡而殺之
既大臣相次誅戮故人邊將皆疑懼多有叛者銑不能
復制以故兵勢益弱四年高祖命趙郡王孝恭及李靖
率巴蜀兵發自夔州沿流而下廬江王瑗從襄州道黔
州刺史田世康趣辰州道黃州總管周法明趣夏口道
以圖銑及大軍將至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降又
遣其將文士弘等率兵拒戰孝恭與李靖皆擊破之進
逼其都初銑之放兵散也自留宿衛兵士數千人忽聞

孝恭至而倉卒追兵並江嶺之南道里遼遠未能相及
孝恭縱兵入郭布長圍以守之數日尅其水城獲其舟
舩數千艘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
等先來謁銑聞兵敗便詣李靖來降銑自度救兵不至
謂其羣下曰天不祚梁數歸於滅若待力屈必害黎元
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冀免亂兵
幸全衆庶諸人失我何患無君乃巡城號令守陴者皆
慟哭銑以太牢告于其廟率官屬總纁布幘而詣軍門

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掠孝恭囚之送于京師銑降後數日江南救兵十餘萬一時大至知銑降皆送款於孝恭銑至高祖數其罪銑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至於此亦猶田橫南面非負漢朝若以為罪甘從鼎鑊竟斬于都市年三十九銑自初起五年而滅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也少落拓不治產業家貧無以自給每穿窬為盜與輔公柝為刎頸之交公柝姑家以牧

羊為業公祏數攘羊以餽之姑有憾焉因發其盜事郡縣捕之急伏威與公祏遂俱亡命聚眾為羣盜時年十六常營護諸盜出則居前入則殿後故其黨咸服之共推為主大業九年率眾入長白山投賊帥左君行不被禮因捨去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時下邳有苗海潮亦聚眾為盜伏威使公祏謂曰今同苦隋政各興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見擒何不合以為強則不患隋軍相制若公能為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可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

雄雌海潮懼即以其衆歸于伏威江都留守遣校尉宋
顥率兵討之伏威與戰陽為奔北引入葭蘆中而從上
風縱火迫其步騎陷于大澤火至皆燒死有海陵賊帥
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而輕之遣使召伏威請與并力伏
威令公柘嚴兵居外以待變親將十人持牛酒入謁破
陣大悅引伏威入幕盡集其酋帥縱酒高會伏威於坐
斬破陣而并其衆由此兵威稍盛復屠安宜煬帝遣右
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八千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稜

婦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書號為陳姥稜大怒悉兵而至伏威逆拒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部將走奔其陣伏威因入稜陣大呼衝擊所向披靡獲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攜其首復入稜軍奮擊殺數十人稜陣大潰僅以身免乘勝破高郵縣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分遣諸將略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來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號為上募寵之甚厚與同甘苦

有攻戰輒令上募擊之及戰罷閱視有中在背便殺之
以其退而被擊也所獲貨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
其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字文化及之反也
署為歷陽太守伏威不受又移居丹陽進用人士大修
器械薄賦歛除殉葬法其犯姦盜及官人貪濁者無輕
重皆殺之仍上表於越王侗侗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
封楚王太宗之圍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請降高祖遣
使就拜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以南安撫大使上柱

國封吳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封其子德俊為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軍陳正通徐紹宗率兵來會武德四年遣其將軍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擒之以獻又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之地南接於嶺東至於海尋聞太宗平劉黑闥進攻徐圓朗伏威懼而來朝拜為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于京師禮之甚厚位在齊王元吉之上以寵異之初輔公柝之反也詐稱伏威之令以紿其衆高祖遣趙郡王孝

恭討之時伏威在長安暴卒及公柝平孝恭收得公柝反辭不曉其詐遽以奏聞乃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貞觀元年太宗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葬以公禮

輔公柝齊州臨濟人隋末從杜伏威為羣盜初伏威自稱總管以公柝為長史李子通之敗沈法興也伏威使公柝以精卒數千渡江討之子通率衆數萬以拒公柝兵鋒甚銳公柝簡甲士千人皆使執長刀仍令千餘人隨後令之曰有却者斬公柝自領餘衆復居其後俄而

子通方陣而前公祐所遣千人皆殊死決戰公祐乃縱左右翼攻之子通大潰降其衆數千人公祐尋與伏威遣使歸國拜為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初伏威與公祐少相愛狎公祐年長伏威每兄事之軍中咸呼為伯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潛忌之為署其養子闕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推公祐為僕射外示尊崇而陰奪其兵權公祐知其意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遊仙偽學道辟穀以遠其事武德五年伏威將入朝留

公祐居守復令雄誕典兵以副公祐陰謂曰吾入京若
不失職無令公祐為變其後左遊仙乃說公祐令反會
雄誕屬疾於家公祐奪其兵詐言伏威不得還江南貽
書令其起兵因僭即偽位自稱宋國於陳故都築宮以
居焉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為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
州總管大修兵甲轉漕糧饋時吳興賊帥沈法興據毗
陵公祐擊破之又遣其將馮惠亮屯於博望山陳正通
徐紹宗屯於青林山以拒官軍高祖命趙郡王孝恭率

諸將奮擊大破之紹宗正通以五騎奔於丹陽公祐懼而遁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至武康為野人所執送於丹陽考恭斬之傳首京師公祐與伏威同起至滅凡十三載江東悉平初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為假子分領兵馬唯闕稜王雄誕知名

闕稜齊州臨濟人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為陌刀每一舉輒斃數人前無當者及伏威據有江淮之地稜數有戰功署為左將軍伏威步兵皆出自羣賊類多放

縱有相侵奪者稜必殺之雖親故無所捨令行禁止路
不拾遺後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遷越州都督及
公柘僭號稜從軍討之與陳正通相遇陣方接稜脫兜
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
部由是各無鬪志或有還拜者公柘之破稜功居多頗
有自矜之色及擒公柘誣稜與己同謀又杜伏威王雄
誕及稜家產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孝恭乃皆籍沒稜訴
理之有忤於孝恭孝恭怒遂以謀反誅之

王雄誕者曹州濟陰人初伏威之起也用其計屢有剋
獲署為驃騎將軍伏威後率衆渡淮與海陵賊李子通
合後子通惡伏威雄武使騎襲之伏威被重瘡墮馬雄
誕負之逃於葭蘆中伏威復招集餘黨攻却郡縣隋將
來整又擊破之亡失餘衆其部將西門君儀妻王氏勇
決多力負伏威而走雄誕率麾下壯士十餘人衛護隋
軍追至雄誕輒還禦之身被數槍勇氣彌厲竟脫伏威
時閼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為大將軍雄誕為小

將軍後伏威令輔公柝擊李子通於江都使雄誕與稜
為副戰于溧水子通大敗公柝乘勝追之却為子通所
破軍士皆堅壁不敢出雄誕謂公柝曰子通軍無營壘
且狃於初勝而不設備若擊之必剋公柝不從雄誕以
其私屬數百人銜枚夜擊之因順風縱火子通大敗走
渡太湖復破沈法興居其地高祖聞伏威據有吳楚遣
使諭之雄誕率眾討之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
其部將陳當率千餘人出其不意乘高據險多張旗幟

夜則縛炬火於樹上布滿山澤間子通大懼燒營而走
保於杭州雄誕追擊敗之擒子通於陣送于京師歙州
首領汪華隋末據本郡稱王十餘年雄誕回軍擊之華
出新安洞口以拒雄誕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
間率羸弱數千人當之戰纔合偽退歸本營華攻之不
能尅會日暮欲還雄誕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
急面縛而降蘓州賊帥聞人遂安據崑山縣而無所屬
伏威又命雄誕攻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遂單

騎詣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率諸將出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伏威之入朝也留輔公柝鎮江南而兵馬屬於雄誕公柝將為逆奪其兵拘之別室遣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曰當今方太平吳王又在京輦國家威靈無遠不被公何得為族滅事耶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公柝知不可屈遂縊殺之雄誕善撫恤將士皆得其死力每破城鎮約勒部下絲毫無犯故死之日江南士庶莫不為之流涕高祖嘉

其節命其子果襲封宜春郡公太宗即位追贈左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謚曰忠果垂拱初官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也父恪陳特進廣州刺史法興隋大業末為吳興郡守東郡賊帥樓世幹舉兵圍郡城煬帝令法興與太僕丞元祐討之俄而宇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法興自以代居南土宗族數千家為遠近所服乃與祐部將孫士漢陳果仁執祐於坐號令遠近以誅

化及為名發自東陽行收兵將趨江都下餘杭郡比至
烏程精卒六萬毗陵郡通守路道德率兵拒之法興請
與連和因會盟襲殺道德進據其城時齊郡賊帥樂伯
通據丹陽為化及城守法興使果仁攻陷之於是據有
江表十餘郡自署江南道總管後聞越王侗立乃上表
於侗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
果仁為司徒孫士漢為司空蔣元超為尚書左僕射殷
牟為尚書左丞徐令言為尚書右丞劉子翼為選部侍

郎李百藥為府掾法興自剋毗陵後謂江淮已南可指
撝而定專立威刑將士有小過便即誅戮而言笑自若
由是將士解體稱梁王建元曰延康改易隋官頗依陳氏
故事是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
並握強兵俱有窺覷江表之志法興三面受敵軍數挫
衄陳稜尋被李子通圍於江都稜窘急送質求救法興
使其子綸領兵數萬救之子通率衆攻綸大敗乘勝渡
江陷其京口法興使蔣元超拒之於虔亭元超戰死法

興左右數百人投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
迎之法興至中路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
法興懼乃赴江死初法興以義寧二年起兵至武德三
年而滅

李子通東海丞人也少貧賤以漁獵為事居鄉里見班
白提挈者必代之性好施惠家無蓄積睚眦之怨必報
隋大業末有賊帥左才相自號博山公據齊郡之長白
山子通歸之以武力為才相所重有鄉人陷於賊者必

全護之時諸賊皆殘忍唯子通獨行仁恕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兵至萬人才相稍忌之子通自引去因渡淮與杜伏威合尋為隋將來整所敗子通擁其餘衆奔海陵得衆二萬自稱將軍初字文化及以隋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子通率師擊之稜南求救於沈法興西乞師於杜伏威二人各以兵至伏威屯清流法興保楊子相去數十里間子通納言毛文深進計募江南人詐為法興之兵夜襲伏威伏威不悟恨法興之侵已又遣兵襲

法興二人相疑莫敢先動子通遂得盡銳攻陷江都陳
稜奔于伏威子通入據江都盡虜其衆因僭即皇帝位
國稱吳建元為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率衆萬餘來降
子通拜尚書左僕射更進擊法興於虔亭斬其僕射蔣
元超法興棄城宵遁遂有晉陵之地獲法興府掾李百
藥引為內史侍郎使典文翰以法興尚書左丞殷芊為
太常卿使掌禮樂由是隋郡縣及江南人士多歸之後
伏威遣輔公祐攻陷丹陽進屯漂水子通擊之反為公

祐所敗又屬糧盡子通棄江都保于京口江西之地盡
歸伏威子通又東走太湖鳩集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
興於吳郡破之率其官屬都于餘杭東至會稽南至于
嶺西距宣城北至太湖盡有其地未幾杜伏威遣其將
王雄誕攻之大戰於蘓州子通敗績退保餘杭雄誕進
逼之戰於城下軍復敗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之并其
左僕射樂伯通送于京師盡收其地高祖不之罪賜宅
一區公田五頃禮賜甚厚及伏威來朝子通謂伯通曰

伏威既來東方未靜我所部兵多在江外往彼收之可有大功於天下矣遂相與亡至藍田關為吏所獲與伯通俱伏誅時又有朱粲林士弘張善安皆僭號於江淮之間

朱粲者亳州城父人也初為縣佐史大業末從軍討長白山賊遂聚結為羣盜號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軍渡淮屠竟陵沔陽後轉掠山南郡縣不能守所至殺戮唯類無遺義寧中招慰使馬元規擊破

之俄而收輯餘衆兵又大盛僭稱楚帝於冠軍建元為
昌達攻陷鄧州有衆二十萬衆所尅州縣皆發其藏粟
以充食遷徙無常去輒焚餘貲毀城郭又不務稼穡以
劫掠為業於是百姓大餒死者如積人多相食軍中罄
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
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即勒所部
有畧得婦人小兒皆烹之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
弱男女以益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慤

楚因譴左遷並在南陽粲悉引之為賓客後遭饑餒合家為賊所噉又諸城懼稅皆相攜逃散顯州首領楊士林田瓚率兵以背粲諸州響應相聚而攻之大戰于淮源粲敗以數千兵奔于菊潭縣遣使請降高祖令假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慢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粲懼於坐收確及從者數十人奔于王世克拜為龍驤大將軍東都平獲之

斬于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殘忍競投瓦礫以擊其屍須
臾封之若冢

林士弘者饒州鄱陽人也大業十二年與其鄉人操師
乞起為羣盜師乞自號元興王攻陷豫章郡而據之以
士弘為大將軍隋遣治書侍御史劉子翊率師討之師
乞中矢而死士弘代董其眾復與子翊大戰于彭蠡湖
隋師敗績子翊死之士弘大振兵至十餘萬大業十三
年徙據虔州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以其黨王戎

為司空攻陷臨川廬陵南康宜春等諸郡北至九江南
洎番禺悉有其地其黨張善安保南康郡懷貳於士弘
以舟師循江而下擊破豫章士弘尚有南昌虔循潮數
州之地及蕭銑破後散兵稍往歸之士弘復振荊州總
管趙王孝恭遣使招慰之其循潮二州並來降武德五
年士弘遣其弟鄱陽王藥師率兵二萬攻圍循州刺史
楊畧與戰大破之士弘懼而遁走潛保于安城之山洞
王戎亦以南昌來降拜為南昌州刺史戎於是召士弘

藏之于宅招誘舊兵更謀作亂其年洪州總管張善安
密知其事發兵討之會士弘死部兵潰散戎為善安所
虜

張善安者兗州方與人也年十七便為劫盜轉掠淮南
有衆百餘人會孟讓為王世充所破其散卒稍歸之得
八百人襲破廬江郡因渡江附林士弘於豫章士弘不
信之營於南塘上善安憾之襲擊士弘焚其郭郭而士
弘後去豫章善安復來據之仍以其地歸國授洪州總

管輔公祐之反也善安亦舉兵相應公祐以為西南道
大行臺安撫使李大亮以兵擊之兩軍隔水而陣大亮
諭以禍福荅曰善安無背逆之心但為將士所誤今欲
歸降又恐不免於死大亮謂曰張總管既有降心吾亦
不相疑阻因獨身踰澗就之入其陣與善安握手交言
示無猜意善安大喜因許降將數十騎至大亮營大亮
引之而入因令武士執之從者遁走既而送善安於長
安稱不與公祐交通高祖初善遇之及公祐敗搜得其

書與相往復遂誅之

羅藝字子延本襄陽人也寓居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性桀黠劉懷不仁勇於攻戰善射能弄稍大業時屢以軍功官至虎賁郎將煬帝令受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節度督軍於北平藝少習戎旅分部嚴肅然任氣縱暴每凌侮於景頻為景所辱藝深銜之後遇天下大亂涿郡人物殷阜加有伐遼器仗倉粟盈積又臨朔宮中多珍產屯兵數萬而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虎賁郎

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皆不能拒唯藝獨出戰前
後破賊不可勝計威勢日重什住等頗忌藝藝陰知之
將圖為亂乃宣言於衆曰吾輩討賊甚有功效城中倉
庫山積制在留守之官而無心濟貧此豈存恤之意也
以此言激怒其衆衆人皆怨既而旋師郡丞出城候藝
藝因執之陳兵而什住等懼皆來聽命於是發庫物以
賜戰士開倉以賑窮乏境內咸悅殺渤海太守唐祿等
不同己者數人威振邊朔柳城懷遠並歸附之藝黜柳

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為營州以襄平太守鄧嵩為總管
藝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召藝藝曰我
隋室舊臣感恩累葉大行顛覆實有痛心乃斬化及使
者而為煬帝發喪大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
藝藝謂官屬曰建德開道皆劇賊耳化及弑逆並不可
從今唐公起兵皆符人望入據關右事無不成吾率衆
歸之意已決矣有沮衆異議者必戮之會我使人張道
源綏輯山東遣人諭意藝大悅武德三年奉表歸國詔

封燕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太宗之擊劉黑闥也藝
領本兵數萬破黑闥弟什善於徐河俘斬八千人明年
黑闥引突厥俱入寇藝復將兵與隱太子建威會於沼
州因請入朝高祖遇之甚厚俄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自
以功高位重無所降下太宗左右嘗至其營藝無故毆
擊之高祖怒以屬吏久而乃釋待之如初時突厥屢為
寇患以藝素有威名為北夷所憚令以本官領天節軍
將鎮涇州太宗即位拜開府儀同三司而藝懼不自安

遂於涇州詐言閱武因追兵矯稱奉密詔勒兵入朝率
衆軍至于幽州治中趙慈皓不知藝反馳出謁之藝遂
入據幽州太宗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右武侯大將軍
尉遲敬德率衆討藝王師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潛謀
擊之事洩藝執慈皓繫獄岌時在城外覺變遽勒兵攻
之藝大潰棄妻子與數百騎奔於突厥至寧州界過烏
氏驛從者漸散其左右斬藝傳首京師梟之于市復其
本姓羅氏藝弟壽時為利州都督緣坐伏誅先是曹州

女子李氏為五戒自言通於鬼物有病癩者就療多愈
流聞四方病人自遠而至門多車騎高祖聞之詔赴京
師因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氏曰妃骨相貴不可言必當
母儀天下孟篤信之命密觀藝又曰妃之貴者由於王
王貴色發矣十日間當昇大位孟氏由是遽勸反孟及
李皆坐斬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也代為本部豪族仕隋鷹揚郎將
大業末罷歸屬盜賊羣起師都陰結徒黨數千人殺郡

丞唐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隋將張世隆擊之反為所敗師都因遣兵掠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於是僭即皇帝位稱梁國建元為永隆突厥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為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武德二年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督兵討之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猪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以挫其銳後伺師都稍息遣副總管梁禮率衆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師都

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幟奄至其後師都大潰逐北二百餘里虜男女二百餘口經數月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德操擊之俘斬畧盡及劉武周之敗師都大將張舉劉旻相次來降師都大懼遣其尚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為數國勢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滅唐國益大師都甘從亡破亦恐次及可汗願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師都請為鄉導處羅從之謀令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

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合于竇建德經滏口道來會于晉絳兵臨發遇處羅死乃止高祖又令德操悉發邊兵進擊師都拔其東城師都退據西城又求救於突厥頡利可汗頡利以勁兵萬騎救援之時稽胡大帥劉公成率衆降師都師都信讒殺之於是羣情疑懼多叛師都來降師都勢蹙乃往朝頡利為陳入寇之計自此頻致突厥之寇遘州畧無寧歲頡利可汗之寇渭橋亦師都計也頡利

政亂太宗知師都勢危援孤以書諭之不從遣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經畧之有得其生口者輒縱遣令為反間離其君臣之計頻選輕騎踐其禾稼城中漸虛歸命者相繼皆善遇之由是益相猜阻有李正寶辛獠兒者皆其名將謀執師都事洩不果正寶竟來降貞觀二年太宗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討之又使劉旻劉蘭率勁卒直據朔方東城以逼之頡利可汗遣兵來援師都紹逆擊破之進屯城下師都兵勢日蹙

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詣紹降拜洛仁為右驍衛將軍
封朔方郡公師都自起至滅凡十二歲以其地為夏州
時又有劉季真李子和屯據北邊與劉武周梁師都遞
為表裏

劉季真者離石胡人也父龍兒隋末擁兵數萬自號劉
王以季真為太子龍兒為虎賁郎將梁德所斬其眾漸
散及義師起季真與第六兒復舉兵為盜引劉武周之
眾攻陷石州季真北連突厥自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為

拓定王甚為邊患時西河公張綸真鄉公李仲文俱以兵臨之季真懼而來降授石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彭城郡王季真見宋金劉與官軍相持於澮州久而未決遂親附武周與之合勢及金劉敗季真亡奔高滿政尋為所殺

李子和者同州蒲城人也本姓郭氏大業末為左翊衛犯罪徙榆林見郡內大饑遂潛引敢死士得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以賑窮乏

自稱永樂王建元為正平尊其父為太公以弟子政為
尚書令子端子升為左右僕射有衆二千餘騎南連梁
師都北附突厥始畢可汗並送子為質以自固始畢先
署劉武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子又以子和
為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始畢乃更署子和為屋
利設武德元年遣使歸款授榆林郡守尋就拜雲州總
管封金河郡公二年進封郕國公時師都強暴子和慮
為所攻尋勒兵襲師都寧朔城剋之子和既絕師都又

伺突厥間疊遣使以聞為處羅可汗候騎所獲處羅大
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甚懼四年拔戶口南徙
詔以延州故城居之五年從太宗平劉黑闥陷陣有功
高祖嘉其誠節賜姓李氏拜右武衛將軍貞觀元年賜
實封三百戶十一年除婺州刺史改封夷國公顯慶元
年累轉黔州都督以年老乞骸骨許之加金紫光祿大
夫麟德九年卒

史臣曰蕭銑聚烏合之衆當鹿走之時放兵以奪將權

殺舊以求位定洎大軍奄至束手出降宜哉杜伏威恃
勇聚徒見機歸國或致疑於高祖竟見雪於太宗輔公
柝竊兵為叛王雄誕守節不回訓子孫以忠貞感士庶
之流涕子通修仁馭衆終懷貳以伏誅羅藝歸國立功
信妖言而為叛善始令終者鮮矣沈法興狂賊梁師都
凶人皆至覆亡殊無改悔自隋朝維絕宇縣瓜分小則
鼠竊狗偷大則鯨吞虎據大唐舉義兆庶歸仁高祖運
應瑤圖太宗天資神武羣凶席卷寰海鏡清祚享永年

功宣後代謚曰神堯文武豈不韙哉

贊曰失政資盜圖王僭號真主勃興風驅電掃

舊唐書卷五十六

舊唐書卷五十六考證

蕭銑傳今天啓公等協我心事若合符節豈非上玄之意也○若合符節句舊本脫節字句法不完今補入
輔公柝傳時吳興賊帥沈法興據毗陵公柝擊破之○

沈炳震曰武德三年法興已為李子通所滅不應六年尚據毗陵也臣宗萬按沈法興傳是時伏威據歷

陽陳稜據江都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法興三面受敵軍數挫衄則知公柝為伏威將當曾擊破

法興於毗陵時是史家追叙之體非編年而紀其事也翫傳文自明

初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為假子分領兵馬唯闕稜王

雄誕知名○

臣德潛

按此公祐傳末語也下應接闕

王二傳向闕王二傳在前公祐傳在後于文法不合

盖傳以杜伏威為主輔闕王連類及之故闕王二傳

附在公祐後也今已更正

闕稜傳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為拍刀○

臣德潛

按唐六典有陌刀長一丈即斬馬刀也今改正

王雄誕傳高祖聞伏威據有吳楚遣使諭之雄誕率衆
討之○遣使諭之下明有闕文蓋此時伏威令輔公
祐擊李子通而以雄誕為副也應脫去伏威遣公祐
意

舊唐書卷五十六考證